

Mufushanren de Shijie

幕阜山人的世界

刘岭南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幕 阜 山 人 的 世 界 幕 阜 山 人 的 世 界

大山深处

他们的命运已揉进中国历史的脉络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无法进入历史，不为人知。

《幕阜山人的世界》给了我们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触摸他们的机会。



界 世 的 人 山 阜 幕 界 世 的 人 山 阜 幕

上架建议：文学类小说

ISBN 978-7-80742-558-8



9 787807 425588 >

定价：32.80元

Mufushanren de Shijie

幕阜山人的世界

刘岭南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献给大革命时期长眠在幕阜山脉的无名英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幕阜山人的世界/刘岭南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742-558-8

I. 幕…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7707号

幕阜山人的世界

刘岭南/著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姚雪雪 许 复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791-8368111)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2.25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558-8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1

幕阜山像条巨龙逶迤北上，雄踞湘鄂赣三省边陲，莽莽原始森林绵亘千里。这里，山势险恶，土地贫瘠，民风强悍，历代三省吏治不易到达。

巨龙龙头位于湘境，主峰黄龙山云吞雾罩，虎啸狼奔。黄龙山山顶，建有晋朝的寺院塔林，常年伐鼓考钟，威严济济。唐代有高僧主持黄龙寺，举扬一家宗风。南禅临济宗下黄龙系发端于此，宋、元、明、清千余年间，香火不断。巨龙龙尾渐渐隐于鄂东南长江谷地，在它的尾梢上有一突兀奇峰——九宫山。这条巨龙臃肿的腹部则横卧于赣西北大地。

从主峰黄龙山下分出两条长长龙须，一条指向湘西，一条指向赣东，它们是闻名的汨罗江和义宁河。西去的汨罗江经汨罗古城注入洞庭湖，公元前二七七年楚国大夫屈原抛冠自沉，娟秀的汨罗从此悲歌不断。与汨罗江相对应，义宁河自澹崖间汨汨而下，一路上流过白沙岭，入竹潭里，在苍松峭壁间穿行，流经充满原始情调的田畴、村落，由庐山不远处的吴城口注入鄱阳湖，沉稳而抒情。

湖畔一座古城名浔阳。浔阳城内一条千年古巷唤督府巷。督府巷原名乌衣巷，也名明渊巷。明代督军府衙驻在巷内，这条巷便唤为督府巷了。有清以来二百多年，督府巷也一直为浔阳府衙所在地。

督府巷五十七号。一座精巧雅致的古别墅。古木参天，屋宇高大，点缀楼、台、亭、轩，颇有苏杭园林风韵。经过历任官员的修缮、扩充，遂成了城内仅次于烟水亭的一大景致。站在别墅北面的延支山上，浔阳城一览无遗。望得见滚滚浔阳江、云蒸雾绕的匡庐山，还有烟波浩渺的鄱阳湖。

清帝逊位，末代督军逃回北地，督府巷五十七号落入了革命军政府之手。后来

军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更迭，这座别墅被隐居英租界的一位下野的中国将军买去。这个将军曾在清朝做过德、法、西、奥四国领事，见多识广，对西欧风格的建筑情有独钟。于是，又在别墅内大兴土木，添加了不少西洋景点。还辟出一隅，办了一个海员俱乐部，租界内的西方人、靠港的英国水兵都到这里来喝酒、跳舞。但好景不长，南北战争爆发，下野将军召集旧部反袁，这里便成了下野将军的行营。倒袁失败，下野将军在混乱中被仇家所杀。从此，人去楼空，一派萧条。

几经周折，废弃了十多年的别墅被来自幕阜山里的神秘茶商购得。精明的茶商将别墅内的西洋景点与海员俱乐部转手高价卖给了一位美国传教士，仅留下中式老园林。卖得的钱，刚好是买这座别墅的钱。这样，既免去了洋奴之嫌，又净赚了一幢古雅的中式庭院。住得久了，人们渐渐认识这位茶商。神秘茶商姓张，祖上曾是清廷显贵，因数十年前的一次宫廷政变受牵连，削职回原籍。

这日，督府巷五十七号别墅张灯结彩，像有重大喜庆事，客人鱼贯而入。那些迎宾有着长袍马褂的，也有西装革履的，还有戎装军人、短发学生，都是各自接了自己的客人进去，又笑眯眯地出来。不像是一次家宴，倒像是一次容纳各方圣贤的官方招待会。

看得出，主人与旧朝新贵、三教九流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忙的是张大太太，大早起来就不停地在各处忙碌穿梭，从三更天到现在也没吃点东西。丫环端了一碗冰镇绿豆羹，跟上跟下的都晒成热粥了，也没时间喝上一口。偶然得空，找个僻静处，赶紧捏捏小脚、捶捶腰背。怕人看见，一有响动便慌忙整理衣衫，匆匆忙忙离去。

后院游廊一直连到西厢壁门，弯弯绕绕经过莲池。正是荷花绽放时节，蝴蝶与蜻蜓上下飞舞，几只蜜蜂匆匆钻进花蕊，又匆匆离去。有几只蜻蜓飞进游廊，竟悬在丫环头顶，像定住一般。丫环悄悄放下托盘，挥舞着小芭蕉扇捕捉。一不小心，拍在张大太太背上，吓得她直吐舌头。张大太太也不回头，只是轻声责备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胡闹哩。忙完今天，你跟秀儿、月儿、水姑娘上延支山放风筝去。允你疯个够！”

丫环吃吃一笑，不停地在后面扇风。

从壁门入内，又是一个小四合院。这是厨房。天井很大，光线很好，四边屋子亮堂堂。阳沟齐整，都是青砖砌成。沟里流着冒热气的泔水。北面开一扇小门，望

得见清冽冽的浔阳江、岸边的帆船和一条顺堤而筑的码头。小院内弥漫着各种熟食的混合香味，也分不清来自山珍还是海味，特别诱人。各房内，刀、盏、锅、瓢，切、剁、削、剔，响成一片，厨子、老妈、杂役、小工进进出出。

进得门内，张大太太和丫环不约而同咽了口水。管事迎上来，张大太太径直朝积香厨走去。

“大太太，您过来了……您放一百个心。我写包票，包大太太满意！”一见张大太太，一个老妈过来请安。

“有你婢娘在呢，我自然放心。随便走走。别的灶上就少您这样贴心的人。”张大太太见几个小和尚围在一堆，向他们走去。

“啊呀，东家太太。呵呵，这两桌斋饭是下了工夫的……是做给太婆婆吃的啊，我能不上心么？我盯着着呢。太婆婆正同着乡下来的婆婆们聊天哩。都是斋婆，功课早做完了。喝菊花芝麻茶，高兴得很！”老妈说。显然，主人用这么客气的口吻说话，让她受宠若惊。

“呵，那就好，那就好。斋席体面，太婆婆就高兴。太婆婆高兴，合家就欢乐了。”张大太太来到小和尚身后。小和尚在用煮熟的山芋捣成泥，捏成一头头小乳猪。“哎哟，还挺能耐的。小和尚，跟谁学的手艺呀？”那些小和尚见身后立着一位衣着华贵、雍容富态的夫人，个个羞得满面通红，低头不敢吭声。

“大太太问话呢，看你们害臊的！”老妈忍不住笑了，“老和尚调教得好！我们主子又不是老虎……”

张大太太身后的丫环扑哧一声笑。张大太太伸出一个指头戳她，“笑什么笑哟，小和尚还不跟你一般大。”

“快回大太太的话哟。”老妈说。

内中一个年长些的，垂手弯腰，讷讷道：“跟大师兄学……”

“哦，原来是大师兄。那你们大师兄还教什么呀？教你们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吗？”老妈见张大太太乐呵呵的，心情特别好，变得更胆大起来，继续打趣道。

“师兄说比老虎厉害……”年长的小和尚一本正经回答，“还让我们早去早回。”

“啊，真的？哈哟哟……”没等说完，众人早笑得前俯后仰。老妈最先打住，又逗他道：“你妈是女人吗？”小和尚点点头，一脸茫然。“你妈是老虎吗？”老

妈又问。小和尚低头想了半天，认真地说：“师兄没有说……”又引起了一阵哄笑。各房正做事的人都探头往这边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张大太太见状，赶忙止住大家，岔开话题：“你师父来了吗？”这时，过来一位男管事，接口说：“回大太太，大师父没来，派大师兄来了。”张大太太一听，顿时变色，斥责道：“怎么？架子可大哩！师傅不来，随便派个徒弟来应差？是瞧咱张府不够体面，还是怎么的？我们张家可没少给云居山寺奉送香火！问过没有，为什么不来？”

这云居山寺僧厨在江南十分有名，连三年一度的东南亚澳门大法会，都必请他主厨。香料是印度买来的，烹调用暹罗古法，那斋宴做得连印度半岛和泰国湾最古老的王室都啧啧称奇。张府年年腊月、祖宗贡献都特意从云居山寺请僧厨。今日更是格外讲究，一点都不能随便。

管事支吾着。这些斋厨是他奉了大太太令请的，来的时候也没太在意是师傅来还是徒弟来。不就几桌斋席，哄哄那吃斋的几个老太婆子么？没料到，张大太太很不高兴。管事不由得有些心慌。

“那大师兄在哪？叫过来问话。”老妈在一旁也开了腔。管事白了老妈一眼，急忙跑了。老妈找来一个杌子，跨放在门槛上，讨好说：“大太太，您坐。门口风大，凉快。”

丫环递过来簸垫，搁在杌子上，站在旁边摇着扇。张大太太坐下，轻轻捶捏着大腿，“累，歇歇。”那老妈端上一碗冰糖凉粉，喂给她，“大太太，尝尝，败火去暑。”大太太撇撇身子，不理睬。“灵山西湖的百年藕粉、崂山地宫的千年水冲调成的。”老妈又说。

“是云居山和尚说的吧？和尚胡诌……知道什么是崂山水么？那可是稀罕东西，是仙物啊。”张大太太说，“那时候我们祖上太公公，就爱喝这崂山水酿的酒。”

老妈来了精神，抢着说：“那时候太公公在直隶做大官，常请红鼻子洋人在家吃酒。那时刚刚时兴吃这酒呢……那叫么子酒哟！滴水味，一喝一嘴泡泡沫子。太公公就爱做赶时新的事。”

“你那时在哪里？你也去过直隶省吗？”管事回来，听见老妈得意洋洋地说话，马上插嘴。话里带着不满，却仍然低声下气。

“我是大太太娘家人，自打大太太嫁进张家门，我就跟过来了。张府上的事情什么没经历过？直隶省没去，但故事我听烂熟了。大清国正与小倭寇国干仗，太公公在京都管钱粮，捎回来的一坛子酒，后来都给了厨房。伙计用来焖鸭，加些酒糟，可好吃了。可惜！那崂山酒用完就没了，再也找不到了。唉……”老妈说完，一脸惋惜。

“吹牛啊！你怎么不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流传下来的一道御菜！”管事忘了自己正受责怪，又斗起嘴来。

“懒得跟你说。你那时还穿开裆裤呢，还不知道在哪里玩鸡屎！”老妈想起自己是老家臣，便露出不屑的神态。

张大太太不满地扬扬手，制止他们，四下里望望，问：“那和尚呢？怎么还不过来回话！”

“来了，来了。”男管事闪身推出一位青年和尚，“这是大师兄。快告诉大太太……”

大师兄原本脱了皂衣长衫，汗流浹背干得正欢，被管事拉了来，慌了手脚，抓起罗布汗巾，胡乱扎在腰间，又抢过芭蕉扇布用冷水浸透，横七竖八地披在胸前，颤抖着说：“阿弥陀佛……施主在上，施主恕罪！师父去了小姑山，也是做寿宴……令小和尚来侍奉活菩萨。”

“哪一家面子这么大！还上那孤岛上做事？是满清王爷还是督军大人？总不会是米铺老板瓷器行老板！”张大太太说，话中带着讥讽。

“哼，就算他米老板瓷器老板，也没张家老爷有钱！”那丫环说。

“回施主的话，是北伐军的李团长。说是马上要打仗，除了做寿，还要做法事间凶吉……”大师兄说。

话还没说完，就听“啊”的一声喊，丫环惊叫：“又要打仗么？”

那老妈也吓了一跳，手中的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看你，吓着大太太了！打仗有什么了不起？团长有什么了不起？”接着蹲下身子拣碎碗片，边自我解嘲，“我才不怕什么团长军长。死丫头，把我的碗都碰掉了。”

“你，你……”丫环急忙用芭蕉扇遮住自己的脸。

“罪过罪过。”和尚双手合十，低头喃喃。

见闯祸了，那管事不敢多嘴，想打手势让和尚退下，可那和尚正低着头，眼观

鼻，鼻朝地，急得管事手足无措。

张大太太“嗖”地站起来，一脚踢翻杌子，冷冷地说：“行啊行啊……我们小门小户，人家是团长军长！”

“大太太莫生气。这大师兄手艺也很不错的，尽得他师傅真传。师傅不来，我们就不用给票银，不用现大洋，省钱！送点茶油、豆子、米谷、油烛爆竹香就可以了。”管事说。

“混账东西！不用现大洋？茶油不是钱？豆子米谷不是钱？油烛爆竹香不是钱买的？”张大太太怒不可遏，“人家是寿宴，我张府也是寿宴！人家是团长，嘿，我府上今天还请了张军长呢。和尚，你听着，你去告诉你师傅，今年的中秋供礼别想了！”

管事后悔不迭，本想息事宁人，反而愈弄愈糟。那些杂役、小和尚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都远远躲开了。

“干活去，都给我干活去。小心你们吃饭的家伙！”老妈吆喝道，眨眨眼，一面数落那男管事，一面打圆场，“说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还狡辩。早知道你请不来大厨，还不如你在屋里支使，我上云居山请人。东家大太太，今日好事成双，你也别生气。这席面都快开了，也来不及计较。这大师兄也是个麻利的人，想也差不到哪里去的……”

“什么话！呸！”张大太太啐了一口，恨恨地说，“今天是什么喜庆日子，你知道么？”

“老爷七十大寿，小姐，小姐她……中了女状元。”老妈嗫嚅说。

“什么女状元！老皇历。都民国了，还状元状元！是学堂毕业。赶在她老爹那年代，也是个举子的。”张大太太神情缓和起来，却依然怒不可遏，“不错，双喜临门。太婆婆她老人家高兴都来不及，还在乎斋席吃得地道不地道？她老人家不在乎，我做晚辈的不能不尽心意呀。你说，对么？这荤席雇请了万寿宫大厨师，斋席能将么？”

“唉，叫我怎么说你们师徒好哟。”那男管事插话，“我都告诉过你们寺主的，我们张府老爷七十大寿，要做三席斋宴孝敬太婆婆……竟然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哟？”

“没你说话的！”张大太太打断男管事，提高了嗓门，“可气的是，我们张府

这么大的喜庆事情，还请不动一个厨师？堂堂张府，还没有一个团长的面子大？”

“施主息怒，施主息怒。”那大师兄一直退缩在旁边，这时，惶惶道，“事已至此，就饶了这一回吧……”

“放肆！你们庙大是不是？把张府不当回事？我最恨势利眼。今年端午节就送上请柬聘礼的，临时却变卦了？”张大太太指着大师兄，横眉竖目，不依不饶，“你立马收拾东西走人！给我走。把你师傅换来！”

听了张大太太的话，大家面面相觑，大气也不敢出。

“去，你也去，去把那师傅喊回来。带上家丁，不肯来就捉了来，绑了来。”张大太太对男管事发布命令。

“那，那家是团长，带兵的……”男管事一听让自己带人去捉师傅，吓得脸色苍白，哆嗦不已。

张大太太一怔，随即说：“怕什么？就说张军长在我张府上，那团长敢阻拦么？叫他乖乖地把师傅换过来，不然，有好果子给他吃！”

老妈自告奋勇，拍拍手，说：“老妈我也陪你们走一趟。人家是不晓得我们张府的底细。我去把张府根基说与人家听，保管他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乖乖地换人来。我们张府太上老爷得过皇榜，老爷替袁大总统做过事，南军北军都有人！怕什么？团长算什么？巴结我们张府还来不及呢。您放心，决不误事。”

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张大太太看看天色不早了，心里七上八下的，也怕耽误了宴席，便叮嘱他们快去快回。男管事老妈大师兄等慌慌张张出了后门。等一干人走了，张大太太领着丫环也匆匆离开。

穿过一座小小的菊园，就到了大草坪。这个草坪很出名，英国水兵与中国水手在这里踢过球。有高丽秋千、西班牙躺椅，还有洋灰抹的溜冰坡。中间是球场，比教会办的同文中学足球场还大。四周古柏樟松，翠竹簇拥。还有一些傣楼。各家来做客的孩子们正在这里玩耍追逐，热闹得很。那些照料的老妈和小丫环围在一边，聊天，吃着主家预备的水果点心。

“歇歇脚吧。”张大太太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心事重重。

“大太太，您看那些小鬼们。”丫环见张大太太心事重重，知道她放心不下厨房，便有意说些温馨的话题，“叫大少爷快些回来完婚吧！西洋有什么好的，硬就是不回来！”

“不听话哟！要是听话的儿，我的孙子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淘气顽皮了！我没那个福。”张大太太注视着嬉闹的孩子，触动了心思，有些伤感。

“那就让小姐早些给您生个外孙吧。生个漂漂亮亮的，跟画儿似的。”丫环说。

“那丫头跟她哥一个德行，野！那会子叫她学些女红，描画呀刺绣呀，古筝毛笔什么的，她不肯，要上洋学堂。念那些鸟音鸟语，还有什么化学，这个水兑那个水，黄的黑的，变红变白，跟妖婆变法一般。‘砰’一股青烟，‘砰’一股黑烟，有一次仓房都差点给她弄炸掉。她呀，这会子洋学堂也念完了，也不知道又有什么招……她要像你这么乖就好了。”张大太太说，眼睛始终不离开那些欢蹦乱跳的孩子。

“大太太看您说的。我是什么命，小姐又是什么命！我天生是奴才，是伺候您的。”“看你的小嘴多甜。我那丫头就会顶嘴。”“小姐有出息有志气。她要当皇帝的。”

一听这话，张大太太禁不住笑出声：“嚼蛆烂舌！这要倒回去十多年前的大清，非满门抄斩不可。这话也是随便乱说的吗？”“是真的。大小姐说过。她还说……有个英国沙白皇帝就是女人，还有西国荷国米国都是女人坐天下的。还说我们中国男女不平等，是没，没什么来着……对，没女权！”

“小丫头，男女能平等吗？你与你爸能平等？我和老爷能平等？癫子才说这样的话。”

“小姐真的说了……小姐还说，她要去革命。革命是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等有机会问问老爷。她又不是没吃的没喝的，革命干什么呀？什么是革命呢？自古至今，哪有靠女的去做革命生意，养家糊口的！让外人听见，要笑掉大牙。”张大太太说。随后又想起了什么，说：“走，到小姐那边看看。也不知疯成什么样了。”

小姐张赤萍正同一群姑娘在双井楼倚栏北眺，都不说话，偶尔有人抬手指点江中的孤帆。

“苏团长还没来么？”不知谁小声问，显得有些孟浪，没有人回答。

双井楼红砖墨瓦，巨杉杨柳簇拥，爬满了藤萝绿蔓，因门前有两口千年古井

而得名。这双井楼原是那历代主人用来办私塾，教化家族子弟的地方，是督府巷五十七号院内极幽静极雅致的去处。

小玉望望大家，望望张家大小姐，又望望楼下通往西门的小径，欲言又止。

她穿了一件崭新的旗袍，上海最时兴的款。她明天一大早就离开浔阳，跟父母迁居上海，也没有时间举行毕业宴跟女友们相聚了。所以，她最早到来，但大家都在看张大小姐的脸色。主人心神不定，这些平日里无所顾忌的女学生，也只好忍耐。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她们个个穿着华丽，显出大家闺秀的庄重模样。再说，这次聚会也是告别宴，不知何年能再相会。大家各有心事，沉重与兴奋参半。

“苏团长会来的……”小玉安慰道。

“小玉，听说你马上就要嫁人了，是吗？”“是啊，那边催得很急的。本来过年就要办的！”“说什么呀？嫁人？太俗气！结婚，应该叫结婚。”“对，丽娜说得对。都什么时代了，还嫁嫁嫁的。”“哎哟，你们都说得对。你们是时代的宠儿，就你们知道新名词。不嫁不嫁，你们娶个男人回家吧。”第一个说话的女生，在那个叫丽娜的身上捶打。“你去娶呀，快去呀。你不是心仪我们学校那个教西洋文学的徐先生吗？”众女生一阵哄笑。“是呀，对呀。”“听说徐先生投了北伐军？在司令部专门写革命诗歌！”“是哟，丽娜，那北伐军里比你时髦的女性多，当心摩登丽人捷足先登！”

有人起哄：“徐先生就只看上丽娜了，非丽娜不嫁！”“丽娜，你把徐先生娶回家吧。不过，你的动作要快。各位各位，据绝密消息，我们的徐先生正在追一个叫小薇的千金哩……”“啊呀，丽娜完了，彻底完了！”众女生被说话的女孩夸张的神态逗得哈哈大笑。

“嘘……”那个说“丽娜完了”的女孩，食指压在双唇上，又用眼神示意远处默默无语的张赤萍。众人扮起鬼脸，伸舌晃头，压低了嗓音。“我们在一起多开心啊，唱歌、演莎翁剧、玩游戏，还像男子一样谈天说地。姐妹们说分手就分手，多没意思！”小玉轻声叹气道。

“没出息。”远处的张赤萍朝这边喊，又迅疾回过头望着空寂的小路。

大家吐了吐舌头。显然，她听见了这边的说话。

“阿萍怎么啦？”小玉惶惶不安。

“有心思！”那个叫丽娜的故意嚷道，“她在等心中的白马王子，等得心焦火燎。你们谈嫁呀嫁，太刺激，人家能不恼么？”

有女生故意喊：“萍姑娘，丽娜说你受刺激了，你说，是吗？”

有女生打趣道：“小玉，你那郎君是不是还有一个弟弟呀哥哥呀什么的？你与萍捉对做妯娌多好啊。”

“人家萍才不稀罕！她那位呀，骑白马，挎驳壳枪，马刀闪闪亮！‘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打倒列强……齐欢唱，齐欢唱’。”丽娜手舞足蹈说。

众女生又一阵哄笑，拥过来缠住张赤萍，有人非要她说说苏团长不可。“人呢？”“是不是藏在你的闺房里？”“是个风流军官！”“原来是军官！”“是在蒋司令手下，还是在汪主席这边呀？”“蠢！肯定是在汪主席这边。”“哟，萍要做军官太太了！”“你今天非喝烧酒不可！”“在哪里哟，不把他叫来么？让姐妹们看看。”“是啊，亏你还是宣传队队长！叫他来，谁也抢不走的。”

张赤萍原不想说话，正在心里生气，被众姐妹一说，心里好受多了。见她们那么敬佩军人，顿时生出自豪来。“他爱来不来！别理他。”“萍，你真的有啦？”

“还瞒着众姐妹。死丫头！”“还说什么……王师北定中原，中华大同之日，方是赤萍小姐出嫁之时。哼，到底挡不住丘比特神箭啊！”丽娜说：“呸、呸！你们懂什么呀！人家赤萍也没说嫁人。是吧，萍？”

张赤萍说：“我们追求的是自由新生活，懂吗？不做夫妻，只恋爱……”“萍姐，你又不嫁，又跟那男子好，这、这，多丢人啊！”有女生迷惑，她的话引来一阵骚动。“真是老土！这叫革命恋爱。”

“柏拉图的爱，精神之爱。枉费你在教会学校读书！”

“哦，跟男子在一块，非妻非妾非娼，就不能有另外的关系了吗？不能成为朋友，不能做同志吗？”张赤萍见众人群起而攻，说道。不等大家反应，接着说：

“本小姐还有心得。三千年中华，女子都是男人掌中之物！现在帝制推翻了，世界还要大同，女子要解放，我们不再依附男子，反要让男子成为我们女子的掌中之物。我们要经济权、自由权、婚嫁权、参政权。”

“你昨晚读了《摩登女士的日记》，还读了《自由论》吧？这样的慷慨激昂哟……”丽娜调侃道。

小玉小心翼翼地问：“那……要男人干什么？”

“嘿，干什么？生孩子呗！”丽娜说。

众女生笑得前俯后仰，抱成一团。有几个笑岔了气，竟不停地咳嗽起来。小玉与张赤萍最好，见张赤萍渐渐开朗了，便慢慢地沿楼廊踱步。

楼下园子里，又来了几个赴宴的男女同学，正边走边聊。不过好像在谈一个沉重的话题，满脸肃穆，不像楼上这么热闹。小玉非常高兴，招手示意。那几个男女同学没有看见，小玉急了，举起手绢在头上晃动。

不料，她这一晃，不但仍然没有引起那几个男女同学的注意，竟引出另一位男人大步向她奔来。这男人是个年轻军官，见少女挥手，脱下军帽摇旗般朝她狂奔过去。这下那些刚来的男女学生反应过来，纷纷侧立，好奇地打量这一幕。

小玉先是一愣，随即羞得满脸通红。来者是张赤萍的白马王子，革命军团长。小玉吓得拼命摇头，又拼命跺脚，想制止误会。可那军人不顾一切跑上楼，马刺踏得楼梯“咯咯”直响。小玉慌慌张张跑向张赤萍。

张赤萍她们正聊得热烈。小玉挤进来，猛推张赤萍。张赤萍背朝楼梯口，也不回头，闪了一闪。小玉一手抓住张赤萍的肩，一手藏在腋下朝外指，抖个不停。其他女生像中了魔似的，脸色骤变。那一排眼珠齐刷刷忽而望着小玉，忽而望向楼梯口。那军人两臂张开，正用一个夸张的姿势奔向小玉，嘴里还喊：“达令……”突然，整个人僵在那儿了。

张赤萍莫名其妙，慢慢回头一看，敛起笑脸，猛然转身，疾步下楼，甩下冷冰冰的一句话：“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最先明白过来的是丽娜，她瞪圆杏眼，怒斥道：“你的萍在这里！你往哪里扑啊？你知道吗，还以为你失约呢，萍的心都碎了。”

军人尴尬得无地自容。他误把小玉当张赤萍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用可怜的目光追着张赤萍远去的背影，余光瞄着躲在人群后面的小玉。

有女生怯生生地问：“你打过仗？吴大师就是被你们打伤脚的么？”

还有人好奇地问：“喂，萍还说，你在长沙跟叛军打了十天十夜？”

突然，军官手脚麻利地戴上军帽，“啪”地立正，向四周的女生行礼。“鄙人苏英俊，湘中人氏，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效忠孙大元帅，革命到底，至死不渝！”

大家先吓了一跳，随即被他的憨态逗乐了，捂着脸笑出声来。丽娜露出艳笑，

说：“你对萍也至死不渝？”

“苏某对革命对爱情一样忠诚！”苏英俊像受阅般大喊。显然，他是喊给张赤萍听的。

“别装模作样了！像打炮，听得见。”话音落下，拥过来一群男女学生。张赤萍被裹在人群中间，推了过来。

二十多个男女学生围成一圈，像飞落一群麻雀，唧唧喳喳，把双井楼都要震塌似的。不时有惊叫，有羡慕的感叹。幼稚的发问，招来一阵阵尖利的哄笑。苏英俊激动得满面红光，竟主动把军帽、马鞭、剑和皮带都解下，递给学生们的观看、抚摩。这下，更是闹成一团了。

小玉东瞧瞧西望望，见没人注意她，便平静下来，没有了窘态，悄悄绕过人群，向远远站在一边的张赤萍走去。苏英俊突然伸出手，与身边的人握起来。学生们便争先恐后跟他握手。趁着混乱，苏英俊迅速捏了捏正从身旁经过的小玉的胳膊，又若无其事地与别人握手。小玉一愣，吓得差点叫出来，眼光触着苏英俊火辣辣的一瞥，顿时作声不得，羞得满脸通红，心狂跳不止，低头急行。

丽娜一把扯住她，“慌里慌张做什么哟？怕见革命军官是不是？”

小玉又是一惊，脸色由红转白，语无伦次。“我的好姐姐！别，别……你小点声好不好？”丽娜不怀好意地笑笑，说：“你是一个万人迷！快去陪陪萍姐。”小玉胆战心惊地走到张赤萍身后，见张赤萍并没有发觉，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张大太太和丫环到了楼前。有认识的同学急忙跑下来，将主仆迎上二楼。“丫头们，还在闹呢，闹什么呢？准备入席吧。”张大太太打量大家，笑嘻嘻道。“伯母，劳您大驾！我们可受当不起哟。”丽娜与张家最熟，嬉皮笑脸说。那眼光却不停地左右梭动，然后又故弄玄虚道，“您恐怕不是来接我们的吧？”“不是接你接谁哟？死丫头，没良心的东西！”张大太太用一个指头戳丽娜的额头。张大太太早就认识丽娜，还把丽娜认作干女儿。

“那不一定。兴许您是来接……您还是问您家大小姐吧。”丽娜眨眨眼，朝张赤萍努努嘴。

“接未过门的姑爷哟！”乱哄哄中也不知是谁尖声喊叫。

“啊！”大家一阵欢呼。张赤萍虽天不怕地不怕，此刻也不由得又羞又恼，在那里直跺脚。丽娜来精神了，摇着张大太太的胳膊，不依不饶。“您看，不是我

说的吧。您还硬说是来接我，您好偏心的！有了姑爷就忘了干女儿。您也是喜新厌旧！”

丽娜依宠卖乖，逗得众人更是笑成一团。

“嚼蛆烂舌！好没大小的疯丫头。什么有了姑爷忘女儿！姑爷在哪里？我才不要你这个女儿。我若是你妈，三岁就把你嫁到爪哇国永远不要见你！看你这张刀子嘴还逞能不逞能？”张大太太笑骂道。

“好。伯母，您硬是不相信！您欺负我。”丽娜一面撒娇，一面不由分说拉着张大太太往前走。有人早把军容不整的苏英俊推到张大太太面前。

苏英俊急忙抢回佩带，手忙脚乱地披挂起来。张大太太没在意，以为是一个学生娃娃，竟出现了一位青年男子，而且还差点撞个满怀！虽说是晚辈，但也免不了尴尬。张大太太想骂人，可又不知道该骂谁。张大太太无奈，只好往后退，白了张赤萍一眼，嗔道：“还有完没完啦？整天在外面疯，还不够，回家也发疯。今天什么日子？也疯！”

张赤萍满脸委屈，目光越过母亲，恨恨地瞪苏英俊。苏英俊已穿戴完毕，恢复了一个青年军官踌躇满志的神态。望了望身边那些仰慕自己的学生，顿时充满了豪气，与张赤萍对视着，硬是把她目光中的锋芒逼退。他跨前一步，大声说：“报告，晚生苏英俊，向伯母请安！”

张大太太惊得一哆嗦，连忙立住，下意识地地理理鬓角，拂拂衣襟，“哦、哦”两声，这才注意到眼前是位年轻军官。

“张总司令部下，上校团长。”

“哦、哦。”面对威风凛凛的青年军官，张大太太有些不知所措。虽贵为大户人家的主妇，见过大排场，可从未与领兵打仗的军官这样面对面。“你是，你是……萍儿萍儿，你在哪里？”

“是我请来的同志。”张赤萍见妈妈与同学一样，被苏英俊的派头弄得手足无措，不不得意，语气里满是骄傲。

“同志？同志是咋回事？”张大太太一脸茫然，她不熟悉这些文明字眼。

“同志嘛就是，就是啊……就是相好。”丽娜扮着鬼脸，说。

“啊……什么，什么？”张大太太以为自己听错了，追着问。

“胡扯！就是……就是兄弟姐妹。”很少红脸的张赤萍，此刻也闹了个关公